

投稿邮箱:jiaoshidubao@21cn.com



终身学习并非一句口号

读完《中国教师报》402期头版人物专访:《教师要唤醒学生》,我感受最深的是李吉林先生那种“活到老,学到老,进取不止”的蓬勃朝气。

年逾古稀,50多年教龄,以及各种璀璨夺目的头衔,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成为安之若素,安享晚年的资本!不是吗?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一类曰:“未老先衰”。“内退”年龄快到就宣布自己教师生涯终结,刚50出头,就托病不愿再上讲台,才40多岁,在工作中就刻意地拈轻怕重,评上高级职称没两年,就要求学校为其转岗,自愿去干学校门卫,或去照看图书室等。二类曰:“教而不学”。不少教师,甚至是20多岁的青年教师,每年从不订阅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报刊杂志,从不进学校图书室借教育类书籍,至于经典名著,还是上学时的那点“底子”,要说了点书,那也顶多是不耐看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而已!“终身学习”在不少老师心目中还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作为教师,我们真切期望,自己能像李吉林先生那样,以奋斗不止的实践来充实自己的教育人生。

(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三中 常忠锐)

编者回应:为什么很多教师不爱学习?除了工作繁重等客观原因外,不能从学习中体会乐趣和幸福是重要原因。学习本是最有趣的事情,我们却把它变成了一种负担。

让学生真正做班级的主人

读了《中国教师报》403期郑学志老师的文章,反观我们农村班主任的现状,真令我们担忧。我们农村一线的班主任常常是以师为中心去管理学生,通常会批评、训斥、体罚或变相体罚,这样就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甚至使学生心理发生扭曲,更不利于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

郑老师的做法和管理理念与我们的管理是大相径庭的。以郑老师为领军人的班级自主化管理实验团队,用科学的理念重新审视了班级管理,对传统班级管理模式进行了梳理和改革,把班级还给学生,注重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引导参与班级事务,让学生真正做班级的主人。笔者也有幸成为自主化管理实验团队中的一员,积极参与团队组织的专题研讨、读书交流、讲座汇报等活动,并把学习到的管理经验用在自己班上,结果班级管理比以前更出色了。

(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李圩小学 李修成)

编者回应:班级自主管理是培养公民的摇篮。实行这样的改革,不仅是构建师生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在为未来的公民社会奠基。

为学生“制造”成功

读《中国教师报》414期“镇西随笔33”《善于“作弊”的孙明槐》一文,我的眼前为之一亮——孙老师的爱心和智慧引起了我最强烈的共鸣。

“学困生”转化因其特有的反复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历来被看作教育教学的难点。正因为此,我们常常感到无从下手。孙老师极富爱心,她用春风化雨般的情怀转化了那个对学习“满不在乎”的“学困生”;孙老师又是睿智的,她用自己独有的智慧改变着学生,也改变着我们的教育。

孙老师的“经验”告诉我们:孩子不仅渴望得到别人的欣赏,更渴望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孙老师的做法为我们转变“学困生”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思路——“学困生”最缺少的是成功,最需要的也是成功!而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制造”意识,适时地、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制造”成功的意识!

(山东省东平县接山镇中心小学 王芳)

编者回应: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成功也是成功之母,成功能给学生带来自信,而自信是成功的基石。

渴盼学校文化回归

用心读了《中国教师报》408期“总编七日谈”《学校的文化自觉》,很有启发和感受。

这篇文章里谈及学校的文化,可谓谈出了大家想谈而未谈的话题,道出了当前从上到下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更让人信服的是强调了要找到学校文化的自觉,让文化成为指导学校教育发展的灵魂。

在赞同作者的观点的同时,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今,学校的文化在哪里?可以这么说,学校的文化已被拒之校门外,在学校里,如今似乎听不到“文化”这个词了。学校没有文化还是学校吗?

要让文化在学校各个方面成为自觉,首先得打开大门迎入文化,让师生接受文化,学习文化,然后才能逐步走向学校文化的自觉。(陕西省彬县发店中学 杨明)

编者回应:文化是教育之魂,学校只有形成文化,才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进而改变学生的气质和品格,如春风化雨般润泽学生的心灵。

# 教育应回归朴素与普适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现在中国的基础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不朴素,研究的方法不普适,形式的东西太多,表面的文章太大。”在日前举行的“全国讲学稿研究会小组合作教学交流会”上,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杨启亮教授对我国基础教育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杨启亮指出,教育应该回归朴素与普适。“回归不是倒退,而是要适合中小学生的心理发展阶段。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培养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思维灵活、自食其力的人。”

杨启亮说,当前中国的基础教育课业负担非常繁重,学生没日没夜地拼命学习,几乎没有时间玩。“所以他们一到大学,就力求把失去的童年找回来,于是拼命地玩。现在的大学校园成了游戏的天堂、恋爱的摇篮。”

这种由教育的“严进宽出”所导致的普遍现象已成为中国教育的一大弊病,而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其实并不太长。杨启亮以他的亲身经历为例作了说明,50年前他上学时每天只上半天课,作业很少,考试也容易,但也能分出高下。“现在考试太难了,把考试难度降低一半,我们的孩子都很优秀。”

杨启亮认为,考试太难的原因除了竞争激烈

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命题者钻牛角尖,甚至故弄玄虚。如今的一些语文考试都快成猜谜语了,不仅学生看不懂,有时候连文章的作者都看不懂,一些作家甚至根本考不及格。

“高考只是高等教育的起点,不是基础教育的评价标准,基础教育的标准是培养合格公民。”杨启亮说,中国当前有句话影响深远,“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让孩子增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很多学生自杀、犯罪现象。中国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产生如此多的因为无法承受学习压力而自杀的现象,孩子们被大人驱赶着去参加竞争,被大人折腾和折磨得疲惫不堪。

“这种教育甚至让学生连基本的身体健康都失去了。”杨启亮说,目前中国教育太忽视学生的健康体魄了。日本的孩子在寒冷的冬天穿短裤在户外活动,中国的孩子则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感冒发热成为家常便饭,甚至一些孩子在跑步时晕倒,中国儿童已成为温室里脆弱的花朵。

杨启亮认为,中国的孩子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却在起跑的高等教育阶段输得很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没有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没有产生教育大家,这难道不让我们进行认真的反思吗?问题出在哪里?”



▼图片新闻

2月9日,江西安远县九龙小学两名“代理妈妈”与留守儿童一起用自制的锣鼓开心地玩耍。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安远县积极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各学校“代理妈妈”利用课余时间,与留守儿童一起做游戏,让留守儿童在远离父母时不再孤单,从心理上、学习上、生活上对留守儿童给予关注和关爱。

刘玉莉/摄

(上接1版)

这样一说,是不是小学和初中就不可能有特色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说在根本的教育思想上,还是提倡“特色”为好。而在我上面所说的“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文化传统”等方面,教育者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展示出自己的个性,或者说“特色”。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真正的特色不能速成,它需要实践,更需要时间。所谓“需要实践”,就是说特色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很遗憾的,现在好多“特色”恰恰是“说”出来的。好多学校为了“彰显特

我想到上半年一位领导来我校考察,我陪他转校园。他问我:“李校长,你们学校有什么特色?”我说:“没什么特色啊!”他看了我一眼,好像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解释说:“我们学校才办几年,而形成特色是需要长期实践积淀的。再说,我现在也没想那么多的什么特色,就想让我们的老师认认真真上好每一堂课,认认真真教好每一个学生,认认真真带好每一个班,我呢,认认真真帮助每一个老师成长,就可以了。”这位领导对我的说法深表认同。

说实话,当该领导突然问我“特色”时,那一瞬间,我也想过一些词语,比如“平民教育”啊,比如“新

武侯区教育局和成都市教育局,他们为我校的改革不但大开绿灯,而且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在这里我说了领导的好话,这是我的心里话。我犯不着在领导听不到的地方“歌颂”领导,但我得实话实说,这是做人应有的起码诚实。

写到这里,也许有朋友急切地想知道我校究竟进行了怎样的“改革”。对此,我要让大家失望了。一切才刚刚起步,我不愿多说细节。所以目前我基本上谢绝了所有媒体报道,因为事情才开始做,就大谈“成果”,这样不好。

还有和“特色”相关的一些说法,我也越想越觉得不是味儿。比如,学校要“打造品牌”,又比如“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等等。这些说法,显然是

一种办企业的思路,是面向市场的思维。品牌是一个商业概念,它以产品质量取胜,并形成自己独特的信任度、追随度,因而给产品增加了附加值,企业可以为品牌制定相对较高的价格,获得较高的利润。企业打造品牌,产品追求特色,理所当然。

但是,学校是企业吗?学校需要面向市场吗?也许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包括综合型大学的专业设置,和企业有密切联系,而且需要有市场思维,但我想问,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要“品牌”来做什么?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意义何在?像企业一样争抢市场份额吗?当然,有人会说:“是呀,学校有品牌了,有影响了,就有竞争力,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源嘛!”且慢,按国家规定,义务教育的小学 and 初中,不都是由教育局划片或微机排位分配新生吗?你为什么老想着去抢占什么“市场”呢?说白了,不就是抢优生以提高“升学率”吗?不就是收择校费壮大财源吗?当然,这些话是不能摆到桌面说的,但大家心照不宣。然而,这心照不宣的意图,不是“假教育”是什么?

学校当然要好办,但这不是“对外”的,为了什么“品牌”什么“市场”,而是“对内”的,为了我们每天面对的孩子!只要孩子在学校能够享受每一个老师的爱,只要孩子能够喜欢每一堂课,并且真正获得全面发展,学校没有“特色”,没有“品牌”,没有“市场”,又有什么关系?

朴素比“特色”更美丽,良心比“品牌”更珍贵。孩子的心灵和他们的未来,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市场”!

这是我们的教育良知所在。

## 我想办一所没有“特色”的学校

色”“打造品牌”,或为了迎接什么大型的验收检查,赶忙请来专家帮着“提炼”“梳理”,找几个别致新颖、言简意赅的短语,“特色”便诞生了。所谓“需要时间”,就是说特色是一种长期的坚守,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一种瓜熟蒂落,是一种水到渠成,是同行心服口服的认定,是社会众望所归的认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办三五年的学校,最好免谈什么“特色”——更别谈提什么“三年打造名校”之类的口号了。但现在一些学校的“特色”则不需要时间,学校刚刚落成,便向教育局“申报特色项目”了。当然,也有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热衷于让各个学校“申报特色”,人为地展现“一校一品”,这是典型的教育浮躁。

此文写了一半,我参加了成都市教育局组织的一次课程改革现场活动。活动结束后,副局长左华荣在总结中说:“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办学特色观。许多学校都说‘要形成办学特色’。学校的办学特色,实际上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所拥有的思想和方法。我特别担心办学特色的功利化、机械化和泛化。一个学校的特色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学校长期发展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不断积累、完善、升华,是日积月累,是源于实践的。”

坦率地说,我很少听到教育官员如此清醒。会后,我抑制不住激动,罕见地上台握住局长的手“大拍”其“马屁”,“说得太好了!”

他谈到反对“功利化的特色”,我理解所谓“功利化特色”,就是为“特色”而“特色”,是假特色。而现在的假“特色”实在太多太多。教育哪有那么多“特色”?

教育实验”啊,等等。但这些能够说是我校的“特色”吗?难道只有武侯实验中学在搞“平民教育”吗?难道只有我们学校在做“新教育实验”吗?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好教育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就行了。何必刻意追求什么“特色”呢?

有人曾对我说:“李校长,你的没有特色,就是特色!”

我知道这话很时髦,而且显得很“深刻”。但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并非为了“特色”而“没有特色”——如此“没有特色”还是在刻意追求“特色”。

我的确想办一所没有“特色”的学校。我和我年轻的同事们,面对的是好多学校不喜欢的孩子——当地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弟。教育局划片分配生源,我们不可能将其中任何一个孩子排除在校门之外。面对这些孩子,我们没想那么多,就朴素地追求“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我们研究的,不是什么“特色”,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难题:有的孩子为什么上课不在焉?他上课为什么听不懂?有的学生为什么要辍学打工?孩子的家长为什么不愿意到学校来开家长会?怎样才能让学生享受学习的快乐?如果考不上高中他将来能够做什么?……当然,我们学校也有相当多天资不错的孩子,所以我们同时也在思考:怎么让这些聪颖的孩子最大程度地获得知识,最大程度地提升能力,最大程度地得到发展?正是为了每一个孩子——是的,毫无疑问是“每一个”,我们大胆地进行课程改革和课堂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了考核评价改革。

特别幸运的是,我遇到了特别理解和支持我的